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
論 辯 証 法

(內部讀物)

湖北人民出版社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

論 辯 証 法

中共湖北省委黨校編

(內部讀物)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9年·武漢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

論辯証法

中共湖北省委黨校編

(內部讀物)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漢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新出字第1號

湖北省新华書店發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2 $\frac{3}{4}$ 印張 · 42,000字

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00

統一書號: 1106.8

定 價: (8) 0.26元

說 明

唯物辯証法是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唯一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方法。不懂辯証法或不能堅持辯証法，在觀察問題和處理工作時就會產生片面性和表面性，就會由於思想硬化而脫離實際，甚至於要陷入資產階級的經驗主義、主觀唯心主義的泥坑。為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保衛黨的總路線，保證正確地貫徹執行黨的總路線，我們必須學習辯証法，學會把辯証法運用到我們的一切工作中去。這裡選錄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辯証法的部分材料，以供閱讀。材料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毛澤東同志的著作，這裡只列出目錄。第二部分是馬、恩、列、斯的論述，分編為四個問題，而另將列寧、斯大林的幾篇較短的又完整的文獻印在後面。應當選錄而遺漏了的以及編排方面存在的問題，希讀者提出，以便再版時考慮改善。

1959年11月

目 录

第一 部分

毛澤东：实践論	1
毛澤东：矛盾論	1
毛澤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	1
毛澤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	2
毛澤东：論持久战	2

第二 部分

馬克思主义唯物辯証法	3
对立統一的規律	21
量变質变的規律	32
否定之否定的規律	42
列宁論辯証法	51
列宁論辯証法的要素	54
列宁：談談辯証法問題	57
斯大林論馬克思主义辯証法的基本特征	63

第一部分

實踐論

論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知和行的關係

(一九三七年七月)

毛澤東

(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71—286頁)

矛盾論

(一九三七年八月)

毛澤東

(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87—326頁)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這是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國務會議
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一篇講演。現在經本人
根據當時記錄加以整理，並且作了若干補充)

毛澤東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毛澤东

(見“毛澤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63—236頁)

論持久战

(一九三八年五月)

毛澤东

(見“毛澤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429—506頁)

第二部分

馬克思主义唯物辯証法

哲学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說明过世界，而問題却在于要改变世界。

(馬克思：“費尔巴哈論綱”，1845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版，第404頁)

我的辯証法在根本上不仅是与黑格尔的辯証法不同，而且是与它絕對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維过程，即他所称为观念而甚至将其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維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創造主，而现实事物不过是思維过程的外部表現。在我看来，恰恰相反，观念現象不过是被移置于人的头脑中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質現象而已。

……辯証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并不妨碍他是第一个把辯証法的一般运动形态作了一个全面的和自觉的叙述的人。在黑格尔手中，辯証法是倒立着的。必須把它順过来，以便在神秘的外壳下面揭示出合理的內核。

在其神秘化的形态上，辯証法成了德国的流行品，因为看来仿佛它是歌頌現存事物状态的。在其合理的形

态上，辯証法引起資產階級及其空論主義思想家們的煩惱和恐怖，因為它在對於現存事物的肯定性的理解中，加進有對現存事物的否定性的理解，即關於現存事物必然滅亡的理解；它對於每一現存的形態，都是在運動的洪流中，因而也從其暫時經過的方面去理解；它對任何事物都不表示崇拜，而是本質上批判的和革命的學說。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文摘錄”，1873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1卷，莫斯科版，第435—436頁）

兩種哲學派別：帶有固定範疇的形而上學派，帶有流動範疇的辯証法派（亞里士多德、特別是黑格爾）；下列各點的證明：理由和推斷、原因和結果、同一和差別、外表和實質這些固定的對立是不能成立的；分析顯示出：一極已經作為胚胎存在於另一極之中；一極到了某一點時就轉化為另一極；整個邏輯完全是從前進着的各種對立中發展起來的。——這在黑格爾本人那里也是神秘的，因為範疇在他看來是先存在的東西，而現實世界的辯証法僅僅是它的反光。在現實中情形卻恰恰相反：頭腦的辯証法僅僅是現實世界（不論自然界或歷史）的運動形態之反映。

（恩格斯：“自然辯証法”，1873年，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7頁）

‘當我們對自然、人類歷史或我們自己的精神活動進行靜心考察時，那末我們首先看到的，便是種種聯系

和交互作用无限糾纏錯綜的情景，其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動的和不變的，而是一切都在運動着、變化着、產生着和消失着。這樣，我們首先看到的就是一般的情景，其中各個細節暫時都多少退居到次要地位，我們對於運動、轉變與聯系注意得較多，而對於發生運動、轉變與聯系的東西則注意得較少。這個原始幼稚但實質上正確的世界觀，是為古代希臘哲學所固有並且初次由赫拉克利特明白地陳述出來：一切都存在，同時又不存在，因為一切都在流動，一切都在經常變化，一切都處在不斷產生和不斷消滅的過程中。這種見解雖然正確地表明了現象全部情景的一般性質，但它卻不夠來解釋這一般情景所由構成的細節，而我們若不知道這些細節，便不能明白一般情景。為了認識各別方面（細節）起見，我們不得不把它們從自然的或歷史的聯系中抽取出來，分別地研究每一方面的特性及其特殊的因果關係等等。這首先是自然科學和歷史研究的任務——而這些科學部門，由於十分明顯的原因，在古典時代的希臘人那里只占着次要的地位，因為希臘人首先必須搜集為這種研究所必需的材料。只有當自然科學的和歷史的材料在一定的程度上搜集起來之後，方才能够對它進行批判的分析和比照，並依此劃分為各種門類、順序和種屬。因此對自然界進行精確研究的萌芽，最初只是在亞歷山大里亞時代的希臘人那里才開始發展起來，而後來在中世紀時又由阿剌伯人繼續發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學只是從十五世

紀后半期才开始发生，随后就不断地得到日益迅速的进展了。将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将自然界各种过程和自然界事物分成一定門类，将有机体的内部构造依其多种解剖形态来进行研究——这一切都是最近四世紀以来自然科学发展获得偉大成就的基本条件。但是，这同一个研究方法同时也傳給了我們一种习惯，即竟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在其巨大的一般联系以外去观察，因此也就不是把它当作处于运动中的东西去观察，而是把它当作处于靜止状态中的东西去观察，把它不是看作根本变化着的東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東西，不是看作活的東西，而是看作死的東西。这种理解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移植到哲学上去之后，就造成了最近数世紀所特有的局限性——形而上学的思維方法。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思維的反映即概念乃是各別的、不变的、固定的、永久如斯的东西，应当一个个地、彼此独立地受到研究。他是在絕對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維着；他的說法是：“是——是，否——否；除此以外，即为鬼話”。在他看来，一个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同样，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而又是其他事物。正与反是絕對互相排除的；原因与結果相互間也同样是处于固定的对立中。这种思維方法，我們初看起来，似乎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它正是所謂常識所习用的。然而，人的常識，在家常生活範圍內虽是极可尊敬的伴侶，但它一跨入广大的研究領域中，就立刻会經閱最惊人的

变故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虽然在依所研究对象的性质而多少宽广的一定领域中是合用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迟早总要达到一种界限，一超过这种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局限的、抽象的，并且陷于不可解决的矛盾中，因为它只看到个别事物而看不见它们互相间的联系，只看到各个事物的存在而看不见它们的产生和消灭，只看到各个事物的静止状态而忘记它们的运动，只看见树木而看不见森林。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确信地说某种动物是存在或是不存在，但在进行较精确的研究时，我们却发现这有时是极度复杂的事情，律师们很熟知这点，他们竭力要发现在母亲子宫内杀死胎儿究竟超出何种合理界限时才算是谋杀，结果总是徒劳无益。同样，死的时刻也不可能绝对确定，因为生理学证明，死并不是突然的倏忽间的现象，而是一种很长的过程。同样，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既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间，它消化着自外间摄取来的物质而排泄出他种物质，它的机体中有一部分细胞在死亡，而另一部分细胞则在诞生，因而在一定时期以后，这个机体的物质便完全更新了，由别的原子成分代替了。正因为如此，所以每个有机体永远是它本身，同时又不是它本身。同样，在进行较精确的研究时，我们看到，某种对立的两极——正面与反面——彼此不可分离，也如它们彼此对立一样，而且不管它们之间的对立多大，它们是互相渗透的。我们又看到，原因和结果，作为概念，

只有在应用于一定的个别场合才有因果意义；可是当我们一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时，这些概念就汇合在一起而交織成为普遍交互作用的概念，原因和結果在其中經常地交替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原因的，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結果，反之亦然。

所有这些过程和所有这些思維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思維的框子所容納不下的。而辯証法观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主要是从它們的相互联系，它們的結合，它們的运动，它們的产生和消灭方面去观察，所以对辯証法說来，上述这些現象只是証实它自己的研究方法。自然界是檢驗辯証法的試金石，現代的自然科学既提供了进行这种檢驗的非常丰富而与日俱增的材料，于是就証明出，自然界中一切事物归根到底是辯証式地发生，而不是形而上学式发生；自然界不是在永远一样的經常重复的循环周里运动着，而是經歷着实在的历史。这里首先就应当指出达尔文，他給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一个极有力的打击，因为它証明整个現代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內，都是延长到数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可是，因为直到現在，学会辯証法式地思維的自然科学家，还是屈指可数，所以科学的成果和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思維方法間的这个冲突，完全可以說明那現在統治于理論自然科学中，并使教师和学生、作者和讀者都同样陷于絕望的无限混乱状态。

这样一来，为要得出一个关于宇宙，关于宇宙发展

和人类发展的正确观念，以及关于这种发展在人們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通过辯証的方法，只有經常注意到产生和消灭之間、进步变化和退步变化之間的一般交互作用才可做到。

(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1877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版，第129—132頁)

所謂客觀辯証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謂主觀辯証法，即辯証的思惟，不过是在整个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着的由于对立而产生的运动的反映而已，这些对立以其不断的斗争、以其最后的互相轉变或轉变到較高形态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吸引和排斥。在磁那里开始了两极性；它在这里是在同一个物体中显现出来；而在电的情形下它就把自己分配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互相排斥的物体上。一切化学过程都可归結为化学的吸引和排斥的現象。最后，在有机生命中細胞核的形成同样必須看作活的蛋白質的极化。进化論証明了：从一个簡單的細胞开始，怎样由于遺傳和适应的不断斗争而一步一步地前进，一方面进化到最复杂的植物，另一方面則进化到人。同时又指出了象“正”和“負”这一类的范畴是多么不适用于这种发展形态。我們可以把遺傳看作正的保守方面，而把适应看作負的不断破坏遺傳特征的方面；然而我們同样也可以認為适应是創造的、主动的、正的活

动，而遺傳則是抗拒的、被动的、負的活动。但是，正好象在历史中进步是現存秩序之否定，所以在这里——就純粹实际的理由来講——最好是把适应看作負的活动。在历史上，对立所引起的运动在一切先进民族的一切危急存亡的时代中表现得特別显著。在这样的时机，一个民族只能在二者之中選擇其一：“非此即彼！”，而且問題之提出总是和各时代玩弄政治的市儈所愿作的完全不同。甚至一八四八年的德国自由派市儈在一八四九年也忽然地、意料不到地并且違反自己意愿地碰到了这个問題：回轉到更尖銳形式下的旧的反动去呢，还是繼續革命一直达到共和国，甚至是一个有社会主义背景的統一的和不可分的共和国。他們沒有考虑多久便帮助建立了作为德国自由主义花朵的曼陶飞尔反动統治。同样，一八五一年法国資产者也走到了他們确实意料不到的两条路口：或是皇帝和督政官的滑稽画和一群流氓对法国的剝削，或是社会民主主义共和国，——結果是他們俯伏在这群流氓面前，以便在他們的保护下繼續剝削工人。

（恩格斯：“自然辯証法”，1875年，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74—175頁）

……辯証法不知道什么絕對分明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認“亦此亦彼”，并且把对立的東西調和起来；辯証法

是唯一适合于自然科学现在这个发展阶段的更高级的思维方法。自然，对于日常应用，对于科学的小买卖，形而上学的范畴仍然有其效力。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5年，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75页)

……这种辩证法的哲学打破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以及关于与这绝对真理相适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看法，正如资产阶级依靠大工业、竞争和全世界市场，在实践上破坏了一切固定的、历来受人尊崇的制度一样。在辩证哲学看来，根本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认为一切和任何事物中都含有必然灭亡的迹象；除了不断的发生和消灭过程，除了由低级升至高级的这一毫无终极的上升过程外，再没有什么东西是能避免灭亡的。辩证哲学本身就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版，第359—360页)

……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由什么一成不变的事物所构成，而是许多过程的总和，其中各个似乎毫不变易的事物及其反映于人脑中的意象或概念，都是处在不断变化的状态中，时而发生，时而消灭；同时，一个前进的发展进程，哪怕有怎样的表面上的偶然性，并

且不管有暫時的倒退，終究要為自己開拓出一條道路——這個偉大的基本思想，從黑格爾時代起就已如此深入於一般人的意識，以致現在未必有人還會出來根本反對它了。可是，口頭上承認這個思想是一回事，而把這個思想運用於每一具體場合和每一具體研究部門，却是另一回事。

（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1886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2卷，莫斯科版，第386頁）

……杜林先生完全不懂辯證法的本性，他認為辯證法是某種單純證明的工具，正象由於狹隘的理解可以把形式邏輯或初等數學看成是這樣的工具一樣。可是甚至形式邏輯首先也是尋找新結果的方法，由已知進到未知的方法；辯證法也是這樣，只不過是處在更高的階段上罷了；而且，辯證法突破形式邏輯的狹隘的眼界，在自身中包含着更廣大的世界觀的萌芽。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8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8—139頁）

……辯證法不過是關於自然、人類社會和思維的運動和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8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5頁）